
三笠宫“反省”文书反省了些什么

京 中

最近,在日本发现并披露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天皇之弟三笠宫崇仁,于1944年初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部所作的报告《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及其附录《棉铁集》。这些资料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陷入死谷,为了摆脱困境,试图变换对华侵略手法,制订实行所谓对华“新方针”后,三笠宫动员侵华日军官佐反省以往在华的行径,贯彻新方针的讲词。其中展露了日本侵华新方针的意图和要领,总结侵华战争中统治掠夺占领地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加以改进的新手法。在反省既往侵华行径时,三笠宫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日军的侵华野心和残暴行为。在《读卖新闻》采访记录中,三笠宫的答问也包含了上述一些内容。故三笠宫当年的“反省”文书和采访三笠宫的记录,均具有史料价值。看看三笠宫“反省”文书中反省的内容,对加深了解日本采取的“新方针”,日军侵华手段的变换,和批驳否认日本侵华罪行的谬论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 日本侵华新方针的解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初,以为凭着它的强大武力,只要用很短的时间即可吞并中国。但中国顽强的抗日战争使它泥足深陷而不能自拔。它为摆脱困境,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开始时其势汹汹,但随着美国军队的反攻,日本在中途岛战役中战败,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后,日军转入守势。等待着它的是败局命

运。为了挽救颓势,1942年12月,日本政府制订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其要旨为加强汪伪政权,“尽量避免干涉,极力促进它自发的活动”,使其与日本在战争中合作,以收揽中国民心。这是加强以华制华的手法。正是在日本政府制订了对华新方针后,1943年1月三笠宫被参谋本部派到中国,一边宣示这个新方针,一边到前线调查考察日军的情况,以加深对新方针的体会。“反省”文书是他在考察一年以后,结合他所了解到的侵华日军情况,宣传阐释对华新方针的一个报告。

三笠宫不隐讳当年日本想尽快结束战争,但又欲罢不能的矛盾尴尬局面。“反省”文书中流露出他为找不到“中国事变”(侵华战争)的解决办法而感到遗憾的心情。他说:“事变迄今未得解决的原因,在于日本陆军军人缺乏‘内心反省’和‘自肃自戒’的精神。”故而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反省,要实行对华新方针。“对华新方针就是要清算过去日本军队的失败而使之成为正义之师,同时诚心诚意地实施对中国人民有益的政策”。这里,话说得冠冕堂皇,不过倒是承认了日军不是正义之师。

这个所谓“对中国人有益的政策”到底有什么新招呢?他认为对华新方针的根本要旨是:“第一,从‘霸道主义’向‘王道主义’的转变;第二,从‘强拉主义’向‘推动主义’的转变。”

关于第一点,他认为:中国“土地辽阔”,日本“依靠少数军队不能攻占”。那么,“靠什么来弥补在辽阔大陆上我方的兵力不足呢?”回答是“要掌握占领地内及占领地外的人心”。而他承认,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有残暴行为。因此,他提出要反省过去日军在华行为,要了解中国人的思想,消除中国人民的反日抗日思想,总之,要“收揽民心”。

关于第二点,他讲的是对占领地的统治方式,不要由日本人亲自出面,而要发挥汉奸伪政权的作用。他说“国民政府(汪伪政权)成立过早”,他承认汪伪政权是“当时的日本为掩饰其备受诸外国责难的侵略主义,而灵机一动施展出来的一种小伎俩”。它“没有吸

引力”，中国民众对它不信任。但“生米已做成熟饭”，他主张对它还是娶支持。他强调，天皇对汪精卫“寄予至大的信赖”，“批准了对国府（汪伪政权）保全信义的新方针”，因此，要“以热诚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使四亿民心归一于国府”。他说：“这就是新方针中‘扶植和加强国府’一项的用心所在。”这里一语道破天机：日本对华新方针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要让全中国人民服服贴贴接受日本傀儡汪伪政权的统治。

三笠宫对日本侵华“新方针”要领的解说是清晰的，对实行“新方针”的用心意图讲解得相当透彻。作为日本侵华军中的一名参谋官，当时能清醒地看出并承认日军对中国人民有许多残暴行为，日本建立伪政权是为了掩饰侵略，伪政权得不到中国人的信任和支持，不失为是有勇气的。但是，他的根本立场决定了他认识不到（或不愿意说？）：只要日本军队在侵略中国，它无论如何变不成“正义之师”；日本侵华战争一天不结束，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就一天不会停止。日本政府的对华新方针也好，三笠宫提出要“收揽民心”也好，都不可能为结束“中国事变”找到出路。

二 日本侵华策略手腕的反省总结

如果说以若杉参谋名义讲述的《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是通过总结经验对日本侵华新方针作解说的话，那么它的附录《棉铁集》就是专门就日本侵华策略手腕所写的一份总结。

日本在侵略掠夺中国的时候，表现出极端残暴贪婪的脾性。而日本侵华与欧美列强又存在着矛盾和争夺。日本总觉得它的侵略手法还不纯熟高超，不断琢磨如何向竞争对手学习，似乎学了对手就可消除中国人民对它的厌恶和对抗。《棉铁集》可谓是研究侵华策略的一个标本，其中映射了日本与欧美在华争夺的影子。

《棉铁集》把中国比做一个盛水的水盆，英美如棉花，它轻软，吸水很多；而日本如铁，它有威压，沾水只几滴。这个譬况若说日本

对中国强力压迫还符合实际,若说它夺占中国利益还少就完全违反历史事实了。《棉铁集》说,中国人端出香烟碟招待客人,英美只吸烟,而日本连烟碟也带走。若以此形容日本侵华的贪婪,倒是逼真的。

《棉铁集》里画了一个图,剖析比较欧美和日本对中国官民的榨取关系:中国本身是官榨取民,欧美和日本的官方通过榨取中国的官,来榨取中国的民,但欧美的民不榨取中国的民,中国的民反倒能从欧美的民那里获得利益,而日本的民也是在榨取中国的民的。再加上日本还在幕后操纵中国的官,“因此日本经常成为(中国)民众怨恨的对象”。这一比喻颇有意思。在列强侵华时,中国人民能否从欧美的“民”那里获得利益,这里姑置不论。但《棉铁集》这个图承认,日本以官方或非官方的名义,掠夺榨取中国人民的利益是无比贪婪凶狠的,甚至超过了欧美。《棉铁集》还反省说,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养鸡下蛋,而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却干出了鸡未下蛋就把鸡毛拔光的蠢事。这些比喻都很形象生动。

《棉铁集》还总结了对中国占领区的统治术。它说:“这同耍猴或木偶戏一样,当观众专注于猴或木偶的演技,如醉如痴,目不转睛,而忘记主人的存在之时,恰恰是主人的技艺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而“如果木偶艺人跑到前台亮相,叫嚷‘木偶是俺操纵的’,那么观众必定大惊四散”。这里说得多么透彻呀!它强调,日本必须假手傀儡政权对中国人民进行统治,不要自己跑到前台,弄巧成拙。这个比喻形象不过地暴露了日本对华新方针的实质。

三笠宫总结的侵略、榨取、统治中国的经验策略,确实要比那种过分贪婪过分露骨的做法要“棋高一着”,要深藏隐蔽得多。但是这些高妙的手法未必能蒙蔽得了已经觉醒的中国人民。况且当日本侵华战争已经走入死胡同的时候,这些“妙着”也绝对挽救不了它注定要失败的命运。历史已经证明这了一点。

三 日本侵华暴行的见证

以贯彻对华新方针为契机,三笠宫被派到中国后,曾到日军占领的主要地方视察过。他对日军在华的暴行有较多的了解。他在“反省”文书中以及半个多世纪后他在回答《读卖新闻》记者的采访谈话中,都讲到了日本侵华的暴行。我以为,“反省”文书和采访记录在这方面的重要价值是,作为当年侵华战争的参加者,特别是具有日本皇族身份的一位参谋官,承认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日本屠杀中国人民的一些残忍行径。

三笠宫承认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侵略。他说:明治以来,“日本人也感染了霸权的侵略压榨思想,并与欧美诸国一起对中国实施此等行径(如二十一条要求)”。甲午战争后,日本人滋长了侮华思想。“日本人较普遍地存在着民族优越感和对中国人的蔑视观念”。对于日本侵华,他认为:“连侵入他人所有的土地都要构成非法侵占罪,更何况侵占他国的领土,这能说不是侵略吗?”

对于九一八事变,三笠宫说:“关东军制造了所谓‘满洲事变’。那本来是日本军自己策划的,但却对外发表欺骗宣传,胡说什么‘残暴的中国士兵炸毁了铁路,袭击了我守备队’等等。”后来,“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就是为了达到欺骗掩饰的目的”。“满洲独立后,日本又对华北怀有野心。”

三笠宫在“反省”文书中承认“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如掠夺、强奸、杀害平民、放火等等”,“治安区”内,农民的粮食“要被掠夺一空”。他现在还记得在战地,一位青年军官说:“为了对新兵训练,可用活生生的俘虏当靶子,叫新兵演练刺刀冲杀战术。”在驻满洲部队的记录片中,他见过这样的画面:被俘的中国人被捆绑在木桩上,日本兵对着他们施放毒瓦斯,发射毒气弹。他说:“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抗日反日。”他还说:日本把中国看成是它的军事基地,日本“中枢决策机构”内有人认为,“日本必须榨取

中国以自肥”。现时日本对中国“无所不取,掠取殆尽”。

三笠宫说的这些情况都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当年侵华日军司令部决不容许这些情况外泄,这正是这两份“反省”文书封禁半个世纪之后才得以曝光的缘故。

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已经半个世纪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犯下的种种罪行,早已成为世人周知的历史事实。但是,最近十年来在日本不断有人要为那场侵略战争翻案,否认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种种暴行。三笠宫是历史的见证人,他当年的讲述记载和现在的追忆对那些蓄意的翻案者是非常有力的驳斥。三笠宫对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是反对的。他说:“争论的焦点好像是(被杀)人数问题……所谓惨杀,就是用残忍的手法加以杀害,与人数的多寡并无关系。”

四 为日本侵华和天皇辩解的语词

尽管三笠宫当年就提出要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反省”,承认日军的一些暴行,但他还是为争取这场战争能取得胜利而提出修补措施。他既然站在侵略民族立场,自然在讲话中有不少为日本侵华辩护的语词。比如,他说:“中国事变(指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是因为(日军)受到当地中国军队的非法攻击,才开始作战行动的”,“也可说是由于双方前线官兵头脑发热,亢奋所惹起的”。他说,侵华日军到中国来主观上是为了中国人做好事,但中国人不理解。他宣扬“大东亚战争是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目的的战争”。日本实行对华新方针,“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现中日和平”。他把日中两国关系比成“夫妻”关系,把“满洲国”说成是日中“夫妻”“所生的长子”,宣扬“父母子三人结成坚韧的家族式的纽带”,等等。这些都是侵略口吻,侵略逻辑。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三笠宫“反省”文书中充满了为天皇辩解开脱的内容。比如:他宣扬,“当时日本陆军,尤其是当地驻军,具有

动辄脱离最高统帅部之外的倾向”，说“听到蒋介石一直宣传的‘日本军阀’云云，本人感到在某种意义上不无道理”。他说：“日本政府 and 陆军首脑部未曾料到的下克上事件连续发生，终于发展到太平洋战争。在此期间，昭和天皇的苦恼，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这样，就为天皇开脱了战争责任。

当年天皇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日本对外开战谈和都离不开天皇的裁可，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学者的著述已对此作了论证。不过，日本为了维护天皇的威信，每当对外侵略取得赫赫战果，自然会归功于天皇的圣明，而每遇败绩或碰到麻烦，就会归罪军部和臣下。三笠宫作为参谋本部和中国派遣军总部的参谋，作为天皇的胞弟在对侵华战争作“反省”时更其如此。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总之，三笠宫“反省”文书，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濒临败局，走投无路时，试图变换手法，寻求新的出路的写照。它对我们了解日本侵华战争后期日本军队内部动员贯彻对华新方针，研讨实行对华新策略的情况，有参考价值。这位皇族在内部报告中承认了某些日本侵华和日军暴行的事实，是批驳否认日本侵华罪行的有力佐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